

## 学人雅趣

## “爱好太多”的医学教授

■本报实习生 贡晓丽

“我打球就是出于喜欢,自己到处找场地、约球友。如果一定要用坚持下去的态度来运动,对于我,倒变成了一种负担。”运动是人的天性,抱有目的的咬牙坚持会丧失运动的乐趣,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刘国庆一直保持着这种观点,也保持着有空就运动打球的习惯。

## 体育是一种文化

曾在瑞典、美国、加拿大求学多年的刘国庆,现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心血管研究所副所长,自认为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成功人士。但这并不妨碍很多高校邀请其作讲座传授成功之道,刘国庆总是自谦地告诉大家自己的成长过程以及在成长中必须要有**VIPS:眼光(vision)、智慧(intelligence)、恒心(persistence)及强壮的身体(strength)**。

“拥有健康的身体”是刘国庆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在研究组里倡导的“四化”(科学化、外语文化、金钱文化和体育文化)之一的体育文化。“把科研做好,外语学好,身体锻炼好,还要会赚钱,这才是全面发展的人才。”

体育是一种文化,已经存在在我们人类的血脉中几十万年了。我们的祖先在奔跑中狩猎、在奔跑中迁徙、在奔跑中生存,人类生来就是要运动的。但是近七八十年来人类主动运动的越来越少。

刘国庆认为:“这就是现在人类代谢病这么多的原因,受到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问题困扰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几十万年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突然改变。人类进化所形成的基因组,适应的是如何面对饥荒和高强度的运动,但现在人们开始坐办公室、开车,不再靠运动去生存,而人类的节俭型基因组还没有能调整过来,以为随时有饥荒威胁,因此当身体开始蓄积脂肪,且不知道如何处理过多的糖分和胆固醇时,就造成了肥胖、糖尿病以及可怕的冠心病。”

其实就在几十年前,国内的交通还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坐办公室的工作也很少,人们出趟门就得走路或者骑车。那时候人们的身体素质还是很好的。刘国庆说,现在人们的运动量很难再恢复到当时的水平了。

## 数字摄影

## 微距观蝉

■李秋弟

说到蝉,多数人想到的就是夏季的知了。中国历代诗人看到蝉每每餐餐露宿、不沾荤腥,就把它当做“高洁”的象征,屡屡写进诗文:“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在狱咏蝉》)“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其中,骆宾王《在狱咏蝉》赞颂的是高洁的人格,因而被人们传诵了一千多年;而辛弃疾的名句则描述了农耕时代的田园风光。这是蝉在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意蕴。但是,从生物分类角度看,在一些古籍和许多人的意识中,“蝉”或者“知了”专属于体大洪声的黑蚱蝉,其他的“蝉类”则大多另有其名。

例如,我们身边就还有很多蝉的“近亲”和“远亲”——同属于“同翅目”的昆虫。尤其是那些体型“娇小”甚至“微小”者,不仔细观察,还真的不容易将它们“认祖归宗”。

好在现在我们有数码相机,尤其是数码相机具有的强大微距功能,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细处辨别这类昆虫用肉眼不易直接观察的特征。

## 一、拍摄前的观察

例如,叶蝉是一种生活在杂草中的草绿色的



刘国庆在打乒乓球

## 半路起步的网球

与少年时期就习练乒乓球不同,上世纪90年代,刘国庆在温哥华作研究时才开始接触网球。

“乒乓球在国内随便都能遇到很多会打的人,技术都很高,但在外国就少了。”虽然打球的人少,喜爱乒乓球运动的刘国庆也没有放弃这项爱好,还很热心地组织温哥华当地的乒乓球赛,以至于朋友们都笑称他是为了自己赢才这么积极筹备……

一次偶然的机会,乒乓球比赛中来了个网球爱好者,扬长避短地向刘国庆挑战网球。几轮较量下来,刘国庆当然输得很惨。“当时我完全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会这样一败涂地,是因为自己根本对网球没有任何了解。事实上,在我当时借的英文网球书中,连 Wimbledon(温布尔顿)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于对运动的天然敏感,刘国庆开始了网球技术的练习与研究。

之所以称为研究,是因为他在开始打球时,把所在大学图书馆中几十本关于网球的书籍以及几十盘网球比赛和训练的录像带全部借来,对网球进行了透彻地了解。

“不过后来发现,书上介绍的都是最好的技术和国际球星,而自己完全没有掌握基本技术。于是我去找网球教练班,从最基本的学起,然后是高级班,后来参加大学以及当地社区的网球比赛,居然还获得过新手级别和低段的冠军。”

后来,那位网球爱好者经常约刘国庆打网球,“可能他觉得我进步很快,但是每次又都能赢我,他感觉有意思,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找我打。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再也没有赢过我,我们才不怎么一起打球了”。现在刘国庆网球虽然打得少了,但是当时整理的笔记已经集结成了一本小书——《网球技战术:网球爱好者快速提高指南》也很快就要出版。

乒乓球素有“桌上网球”的称号,两者在技术上有共通之处。刘国庆把这种共通发扬到了其他

各类运动当中,羽毛球、高尔夫、射击、射箭、飞镖,在他看来,这类需要大脑、肌肉、呼吸及全身的协调的运动是一通百通的。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的飞镖盘上插着几支紧逼靶心的飞镖,这就是刘国庆工作间隙的练习道具。

## 业余中的专业选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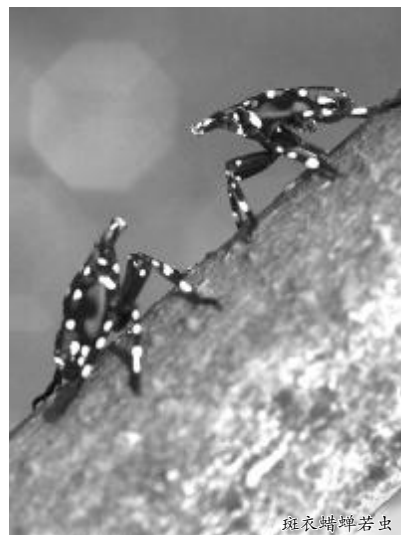
2001年刚回国的时,找不到打球的人,刘国庆只好“重操旧业”,继续参加乒乓球的各种比赛。适宜的环境和强劲的对手令刘国庆如鱼得水般地沉浸在乒乓球运动带来的快乐里。

不久之后,前世界冠军梁戈亮来到北京大学医学部担任乒乓球专业教练,刘国庆可不会错过这个请教的好机会。在梁戈亮的指导下,他从直拍改为横拍,反胶换成长胶,水平一下提高不少。教练称赞他“功力至少长了50%”。果然,在半年后的北大医学部教职工比赛中,刘国庆拿到了第一个单打冠军。

2003年非典时期,很多工作开展不了,空闲的时间多了,刘国庆又按捺不住运动的心,在网上找到几位网球爱好者,举办了乒羽网小球三项比赛。“中国以前专业打网球的人很少,大多是从羽毛球或其他球类运动转行的,所以会打网球的人一般也会打羽毛球和乒乓球。”40多个人几轮比赛下来,刘国庆以乒乓球第一、羽毛球第四、网球第一的成绩取得了总冠军。

因为打球,刘国庆名声在外,他去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做学术交流,都会带着乒乓球拍或网球拍,这些地方都有认识的球友等他一较高下。美国康州大学的一位数学教授每年来北大讲座时,都会找刘国庆打球。也因为打球,他结识了很多在工作中的合作伙伴,其中一位澳大利亚教授,因为每次来北京都要和他一起打球,结果创建了合作项目,几年来竟发展成双方研究组的主要研究方向,得到了中澳双方高度支持。

除了打球,刘国庆画的人物素描也惟妙惟肖,一手漂亮的小篆令人惊艳,与高手对决棋也能棋逢对手……他还经常准备好磁石五子棋,在郊游的大巴里和学生们的杀得难分难解。难怪他说,20多年前的他的硕士生导师就曾“批评”他:“爱好太多!”



斑衣蜡蝉若虫

在相差太多。然而仔细观察其体表形态特点,尤其是它头部的眼睛、触角和它那向后的刺吸式口器,一副“蝉相”就暴露无遗了!

## 二、拍摄要点

## 1.叶蝉的拍摄

由于叶蝉个头极小,且十分好动,所以既不容易发现,也较难给拍摄者备好三脚架静心拍摄

的时间,所以建议:

- (1)选择快门优先的曝光模式。
  - (2)设置较高的快门速度。
  - (3)设置微距功能。为了将图像拍摄得大一些,必须设置微距模式拍摄,如果使用“数字单反相机+微距镜头”,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 (4)尽可能拍摄1:1的图像。因为这种昆虫微小,若要事后仔细研究其细节,把图像拍大一些十分必要。
- (5)如果使用微距闪光灯拍摄,必须缩小光圈。建议设置光圈F5.6~F8。
- 2.斑衣蜡蝉的拍摄
- (1)保持适当距离。
- 对于斑衣蜡蝉的成虫,使用长焦距镜头将其拉近拍摄更好一些,因为它们不仅体型较大,而且似乎比较“害羞”,镜头稍一靠近,它就会躲到树干后面或者树叶的背面。距离远一些,是为了让它们有一种安全感,保持自然状态。
- (2)设置微距,缩小光圈。
- 斑衣蜡蝉的若虫体型较小,所以应该设置数码相机的近摄功能。如果使用单反相机,最好使用微距镜头拍摄。适当缩小光圈,是为了把它的整体拍摄清楚。
- (3)充分利用三脚架。

相对而言,斑衣蜡蝉不甚活跃,利用三脚架固定相机,可以更好地观察和构图,以便寻找更好的角度和画面。

拍摄斑衣蜡蝉时,也同拍摄其他昆虫一样,要注意缓慢接近,注意其活动规律和特点。如果能够寻找到不同龄的若虫和成虫“几代同堂”的精彩画面,无疑也会使拍摄者增加几分成就感。

历时12年 台湾历史最大制作 投资破纪录

片名:《赛德克·巴莱》  
导演:魏德圣  
类型:剧情/历史/战争  
制片国家/地区:台湾  
上映日期:2012年5月(中国大陆)  
片长:153分钟(中国大陆/国际版)

## 光影赏析

## 一履战地 不胜则死

■韩连庆

讲乐队的故事也不新鲜,例如日本电影《娜娜》及其续集。

看了《海角七号》,觉得魏德圣很懂电影。影片最后,阿嘉终于找到收信人,连忙去送信,骑车穿过旷野,阿嘉一出镜,接着入镜的是60年前写信的人提着行李离开台湾。演唱会开场,阿嘉面对落日开始倒计时,随后是阿嘉站在大屏幕的落日前,几个强有力的镜头剪辑,阿嘉开唱,整个段落动感十足。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的音乐非常好听。

《海角七号》让魏德圣功成名就,获得1.5亿新台币奖励金,他全部用于拍摄《赛德克·巴莱》。拍摄过程中投资不断追加,到处举债,总投资超过6.5亿新台币。他拍摄这部电影的经历就是个典型的励志故事。

《赛德克·巴莱》在2011年台湾金马奖的评选中斩获最佳影片等三项大奖。2012年5月,影片在大陆匆匆公映,口碑很好,各大媒体免费宣传,业界内外极力推荐。第一周票房不足500万元,到下线为止不足1500万元。有人分析票房不佳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前后有好莱坞大片的冲击,分流票房;二是这段时间国产片口碑不佳,殃及魏德圣。

我本想去影院贡献票房,后来听说公映的是两个半小时的国际版本,不是原汁原味的276分钟,而且删除了一些血腥镜头,改了不少对白,我只好放弃。魏德圣说国际版本更好理解,但我一

向偏执,既然有原版就一定要看原版。

魏德圣早年刚入行时也拍过三级片,感觉娱乐圈就是第二个黑道。正当他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了台湾导演杨德昌,让他知道了什么叫不为什么功利目的去拍电影。

杨德昌拍电影要掌控全局,一切按他的要求来,非常严格,经常在片场骂人,对魏德圣尤甚。魏德圣觉得委屈。后来听杨德昌对别人说,“小魏将来是要做导演的!”这才释然。

台湾导演侯孝贤常说,“电影不是用讲的,电影是讲不通的,电影实际上是要去拍的”。魏德圣不是科班出身,曾经恶补经典名片,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他做杨德昌的副导演,就是要完整地跟一部电影,学到他要学的东西才离开。

杨德昌生前曾说,是我们几个搞台湾新电影的人把台湾电影搞死了。魏德圣不像杨德昌,侯孝贤这些前辈那样执著于个性化的电影风格。用他的话说,“好莱坞和小津(安二郎)于我没有绝对的高下。”他更是一个电影实用主义者,形式为内容服务。

2003年,魏德圣曾自筹250万新台币拍摄了《赛德克·巴莱》的五分钟样片,试图筹集资金拍摄这部史诗大片。当时吴宇森看后评价说,运镜大气,不输好莱坞!

《赛德克·巴莱》讲述的是1930年台湾原住民

2000多平方米的展厅,3个系列、近50幅作品,近日,《至上——苏上舟当代艺术展》在厦门美术馆顺利完成了18天的展览。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认为,这是当代艺术进入公共视野的良好范例。

这次展览展出的是苏上舟近年来创作的作品,包括用撕成条带状的宣纸创造的“至上”系列、用蝴蝶翅膀创作的“重生之缘”系列和大大小小的圆点“融汇”而成的“神的国度”系列。因使用材料的不同,这3个系列又分别被称为纸系列、蝴蝶系列、星空系列。

在纸系列中,层层叠叠的纸张形成平面化的整体,但通过撕过的纸的边缘,使纸的物质性转化为形式语言,在平面性中以材料的肌理凸显暗示的空间。那些纸的纹理和节奏如同大自然的水波、云气,天然生成而吐纳气息,以抽象的形态引发观赏的多解,让人超越纸的物质存在,感受生命的本质存在。

“蝴蝶”系列用了大量美丽的蝴蝶,拼贴成万花筒绚丽的图案。这些图案看上去经过理性的设计,但由于将作品的尺寸放大到足以产生弥漫感的效果,这就在视觉上构建起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使蝴蝶羽毛的鲜亮色彩产生让人迷幻的效果,吉光片羽变成炫目世界。

“星空”系列中苏上舟再次拿起画笔,画了无数个大小不同的圆点,真如天空中的星星。范迪安对这次艺术展的总体评价是,苏上舟运用了不同媒介和材料,目的既是为了呈现“物”的自然属性,同时也为了表达“物”与“形”之上的观念,使媒介和材料显现出新的美感和特定的文化意蕴。

艺术展开幕式当天还进行了研讨会。中国当代艺术家肖锋认为纸艺术比较有意思,重新确立了宣纸与绘画之间的关系。策展人杨卫也认为,纸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文化的特质;同时纸又是很脆弱的,是一个寓意非常丰富的媒介。把纸变成艺术的一个媒介,形式丰富而且语言国际化,兼有很深的中国文化背景。

苏上舟出生于福建泉州一个小镇上,与一些已经获得了世界性声誉的泉州籍艺术家一样,泉州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融合、宗教之风炽盛的古城使苏上舟的创作纷繁,他既对水彩、书法、刺绣、漆器和瓷器等中国传统技艺着迷,同时也研习过油画、雕刻等西方艺术。早在2004年,苏上舟在泉州举办了名为《荷殇》的个展,2008年,他先是推出了摄影作品——《金鱼城市》,拍摄金鱼在冷库中逐渐冻死的“冷酷画面”;随后他在《中国病人》联展中推出了“千人一面”的《集体照系列》。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苏上舟再次颠覆创作手法,他“悬置了笔墨”,用中国传统的宣纸撕成条带状创作《至上》系列,这种以烦琐甚至原始的手工劳作和极致的图式来呈现他的美学理念,既返归艺术的纯粹和本质,又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创作中,获得美术评论界一致好评。他获得法国国家 Taylor 艺术基金会颁发的“2009年沙龙杰出艺术家奖”,并于2011年在新加坡和欧洲成功举办了两个个展。



民赛德克人不满日本政府的残酷统治,多个部落中的300多人联合起义,在雾社运动会杀死了包括日籍在内的134名日本人,随即遭到日本军队围剿,赛德克人牺牲1234名,几遭灭族。其间还穿插着赛德克不同部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魏德圣说,把这段历史拍出来“不是要刻意丑化日本,也不是要吹捧台湾英雄,我没有指责谁对谁错,我只是告诉你,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东西”。

我几乎带着朝圣般的心态看完了这部四个半小时的电影,激烈地看得血脉贲张。电影中最打动我的还不是赛德克的男人所推崇的“真正的男人死在战场上”和“我不是在杀人,我在血祭祖先”,而是赛德克的女人们为了节省粮食,解除男人们后顾之忧而纷纷自缢。

鲁迅在1903年用文言翻译过一篇文章《斯巴达之魂》,文中描述的温泉关战役中斯巴达三百勇士对抗波斯数万大军的战事倒很像《赛德克·巴莱》:“此大无畏,大无惧之劲军,于左海右石,危不容足之峡间,与波斯军遇,“呐喊格击,鲜血倒流,如鸣潮飞沫,奔腾喷薄于荒坝”,“一履战地,不胜则死”,“兵气萧森,鬼雄昼啸”。

一名武士得以生还,夜晩回到家中。他的妻子说:“你活着回来对我来讲就是污辱,斯巴达的武德式微了!你活着我就死!妻子自杀,后人为其立碑,以彰其志。此为“斯巴达之魂”!”